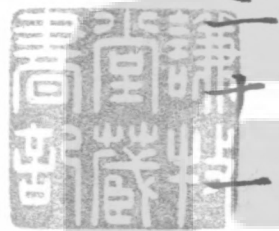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

序

資深字序



天下之人不能宏者有物窘之不能深者有物窒之
故其識非造理而得氣非資性而動識特見于目前
氣特發于胸中故其才用徇物以為恇以物之幻化
遇爾之繆妄言則數窮動則屢趣塵勞擾擾孰為是
者嗚呼役有涯之生騁無窮之智終莫能解可勝悼
哉予欲孝者以義刃去所累以仁器受所感宏者無
邊深者無裏宏深之中大氣生于仁剛氣生于義氣

非仁義不生烏有能亂其識者邪是故物至而應事
起而辨感觸其虛一者不能率尔使動于辭氣常謂
君子之酬酢凄然似秋長者斯成散者斯斂冥彼有
舍而已吾見君子之容體如見秋色清明而簡靜無
可撓者楊子曰其為中也宏深其為外也肅括此之
謂欵故人仲通以括命名予以資深命字孔子曰居
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則何以哉仲通仕矣知于
人矣將有無窮之變即君而治期君而復則君所以
應之非俟予說而後論者也然而仲通致予之文故
書以告焉

書意集序

一日搜予殘藁得元豐己未所為序記啟古律詩若
千篇叙而集之號曰書意常回顧性分中求其所謂
養心治氣之道立之以志作之以情有感而後動舍
養而為意思一寓之翰墨則其所書者意耳不主乎
言孟子曰不得于心勿求其氣之無趨勿求其言之
無害故其七篇之書發于心氣之所養雖其立言亦
如與人答問之時近而遠約而詳不為艱苦輕揚之
辭僕雖不敏輒慕其為言未之至也若夫採摭歷代
之史百家之集巧語竒字隱奧難見之事迹聯綴為

文出入不意然後以為工豈其志哉雖然僕之意豈敢便以為不可易者尤有修焉改其言之是非工拙醇疵詳灼期于絕筆而後定然僕之集雖累百卷謂之書意不可易也第以年號甲子辨集之先後云

樂府詩集序

後人多嗜為詩現其感寓無復古人之風趣雖使大師拾其遺者播之金石被之絲竹薦于宗廟奏于閨門族黨其能使聽之者或和而恭或和而順或和而親尤古之樂乎吾不知也詩之所自根于心本于情性有所感志有所適然後著于色形于聲乃至舞蹈

而後已烏有人偽與其間哉聖人以思無邪斷詩三百篇所謂無邪者謂其思誠耳詩由思誠而作則聲音舞蹈之間特誠之所寓焉故其用大足以動天地幽足以感鬼神上足以事君內足以事父雖至衰世其澤尤在野吐閨婦羈臣賤妾類能道其志其情有節其言有序豈苟以為文哉今世之人天倫風度與古人所受同然內蔽于徇己而失詩之理外蔽于翫物而喪詩之志加美憂怨規刺傷閔適一時之私意先物而遷就之此徇己者也風雲泉石春花秋月與其情相適則醉酣歌舞揮毫而逐其後以寫一時之

逸于此翫物者也二人之詩出于偽非天理之自然
雖清辭麗句有足愛者而實不及鄉唱之所感故後
世採詩之官靡亦不足為恨也予方惜古之詩不復
作及讀君所為樂府詩窮其詩之未當在虛靜中有
物採之然後發也故其言有感物而興者有託物而
興者其加美憂傷喜樂哀怨能道人情物態之難言
者然君無意乎為詩也寓其誠而已故雖難言之物
君亦以無意而得之意其言優游而有斷放肆而有
節不可為畔岸也使播之金石被之絲竹薦于宗廟
奏于閨門族黨必有應之者若夫內蔽于徇己而失

詩之理外蔽于翫物而喪詩之志茲實辭人之詩豈
予所以待君哉

選佛圖序

以定發慧以靜生覺以虛致明天下之成心也成心
之中有佛存焉圓覺妙明應化而化物其尤鑑之有
明歟其明不隨像生亦不隨像滅生滅無窮而鑑之明
寂然不動也然則為佛者豈求諸遠哉天下之人皆有
是心、皆有是性眾凡之流為物甚靈鑑其靜披其
一然後落着相益諸行邪道以聲色香味而有貪淫
嗔癡而有生老病死其生也昏迷于妄想其死也陷

溺于惡趣腐敗死滅尤或鳥獸草木之不若甚可悲也入之心成之則為佛失之則至于鳥獸草木之不可若得失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而衆凡者不知惟心所致而求之他焉彼既自棄而無憾又懼三塗之報其惡也貪嗔之中更漁厚利与佛之徒華其居厚其養徼幸人天之報且夫貪嗔既誤矣又肆其貪嗔誅利而邀福此与喪心而求佛者何如異哉其去人天愈遠其入三塗愈深至于兩失而莫之悟可不謂大哀乎且天作福之善者福之力罄而墮焉又况貪嗔而邀福者邪常謂圣人欲繩天下之惡也為之五行

以懲之于顯明而佛為之言三塗以懲之于幽間為惡者無惧于生則尤有幽間之慮焉佛之有補于教斯亦至矣然而衆凡者知三塗之可畏而不知心實為之心之本末始有物也亦烏有二塗之累哉為佛之徒者不以此喻衆苟以禍福而攝其利其利足以華其居厚其養矣而彼之心愈喪焉嗚呼佛之所懲為夫貪嗔而言之也其徒又致其貪嗔而益墮之豈佛之意哉方悲天下之愚衆迷誤而不見性其徒不足以及悟之又從其墮之者久矣一日德之自東南來及其所為選佛圖上至于圓覺下及于三塗之無

間在一念之正邪流轉之類夢想意識不可勝道也
予謂規君之圖者蓋雖愚衆之列可視而知矣世之
為選官圖者使人有名利之意為選仙圖者使人有
生々之意若夫窒人性之欲而格正其邪見則此圖
盡之矣燕間之中資以為樂豈特賢于己者邪德之
請予序其說予釋然慰其悲是故樂為之道焉

諸家詩集序

季文集諸家詩摘其佳什可以留人齒牙間者合為
一集累二十卷焉予喜季文之所好又喜諸家詩格
不同其要皆能造理而後發使各離為一家無所摘

去未必能為全詩蓋雖國史所作亦經圣人刪削始
無害礼義者然則予何惜一序為季文道哉造理之
辭有感而後作其尤万籟之鳴風百出之鳴時欵今
夫衆竅不同適遇噫氣而有感則有激者藹者叱者
吸者叫者讓者突者其声之作未嘗同也唱声後先
和声大小各称其所受適其所感邂逅比竹之声按
乎有生之類上合乎太虛始有天籟苟鑿私智而為
之非由天理而鳴亦烏能会歸于大塊邪今夫百出
之鳴有以注鳴者有以脰鳴者有以旁鳴者有以曾
鳴者有以翼鳴者有以股鳴者声之自未嘗同也然

而高下抑揚皆能自有節奏兮孤館之幽破長林之
靜而與時態物色共為道途行客之悲傷閨門妾婦
之怨望隴畝耕夫之勤勞騷人之幽致隱士之清苦
及其時過理盡譬尤萬籟之竅厲風而為虛是豈苟
作乎哉嗚呼百虫之聲萬籟之鳴諸家之吟詠皆本
乎一氣之所作然而萬籟物之無情者也百虫物之
無知者也尤為天籟之可待人情之所感而况諸家
之詩乎其用豈勝言哉若夫六義之作苟鑿私智而
為之則恐號竅鳴虫之不若也豈季文之所取者邪
宜其書于後

六桂堂詩序

仁宗在位之二十五年春引貢士試于崇政之庭左
朝議大夫范公是時始登第起家亦用淡薄勞苦教
養諸子是以諸子惟知讀書求出淡薄勞苦之中不
敢輒有他好乃克有成自加祐己亥逮元祐戊辰凡
三十年其子峒岵岵峒峒峒峒峒峒峒峒峒峒峒峒峒峒
或直閣秘殿或分符要藩未甚達者皆為邑令尹公
告老歸第五子侍養休從薦獻左右環列金朱青紫
仰望志意顏色相為先後鄉人榮之公謂予八子三
以恩補官而予及峒等以文藝為進取計其志遂矣

其功成矣可以識之始望演仙峯為六桂堂諸公相
子作詩導揚其事盛矣夫富民之家揮奇贏逐什一
一云操斂散拾奇贏即舍相望天畝不斷耀金珠腐錦綺所入
如輸所欲如取爭為豪華誇大問里閭不知一不肖
子俄出而擅用之朝喪高明之居暮為溝中之瘠無
足哂者而公有詩禮之訓使自求已非特以為賢才
又助吾君理物天人之所相其為富且貴孰為壞哉
然則何愧于諸公之詩

送仲時南歸序

元豐六年裳與仲時相得于都下出其所論時務九

數十萬言獻于天子其言大抵中立不為畔岸如欲
速售者惜夫無左右為之地卒不報九年而後歸裳
與仲時故人也其行安得無說一日有客过我問曰
家貧親老求為祿仕其責尤輕于無後仲時之親往
矣不為祿仕其責不與焉然而不以無後為急尤急
于仕何也予應之曰仕將以行義也孔子曰立身揚
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不能行義于天下則其身
與名何自而立哉此仲時之志歟客難之曰無後則
是絕其親也絕其親不孝罪莫大焉尚能為其身子
名乎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

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于得也
求在外者也娶則有後不娶則無後不亦在我者乎
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姑其教也名不可必揚身不可
必立不亦在外者乎仲時不以在我者為急反急其
在外者何也由在我者而充之為身與名趙孟之所
不能賤者也烏用其在外者為哉予曰然子始俟之
仲時之有是行豈非幡然而改歟豈非有志于其後
歟夫棄山水之勝處託食逆旅自顧其後形單而影
孤孰與其歸則得所務者一得所樂者三之為知哉
其歸也發古書十餘篋環而觀之未聞而意新有得
而言棄論世取友既往如視不知俄頃之有千古也
坐之樂也石溪之上扁舟乘興翫游鷗弄流泉卧聞
蓬雨之聲如適滄海登神山不知其身之上下乎波
濤也遊之樂也襲粳而炊縮釀而酌罩鱸而脍形骸
之外笑謔自若朋友往來之樂也夫得所務者一而
得所樂者三已向乎通矣行義之仕往亦已無意
而得之然則送子汴上解維千里乃所羨也非所惜
也其自為哉

章安詩集序

昔覽古今詩集至數十家各言其志與其才思風韻

不同故其體甚衆高下長短不可一槩而論也章句之作有自優游平易中來天理自感若無意於為詩者此體最高誰輒可許如相貴人久而益愛之清竒恠秀無所不有又如大塊噫氣以發衆竅俄會于大虛然後有天籟未常容力焉是豈一律之所能制有心者之所能為者邪有道者之詩也其餘或出于清苦或見于平淡或莊而麗或細而巧或健而豪放或俊而飄逸其間或能明白成熟言盡而意有餘偶有古今人未常道者蓋于羣體中又其志也雖然論其文辭而已若天趣向之高下李問之精粗器識之賢否求其志節之以禮義莫能逃我豈特見於區區章句之末哉或傳示章安詩一編以序屬予而予聞其詩久矣會眼病未能詳觀故叙詩家數體好事者由吾序而覽其詩可以命章安矣不必待予親論而後喻也

陳高老詩集序

讀杜甫詩如看羲之法帖備衆體而求之無所不有大幾乎有詩之道者自餘諸子各就其所長取名于世故工于書者必言羲之工于詩者必取杜甫蓋彼無所不有則感之者各中其所好故也然使諸子才

之靡麗者不至于元稹率易者不至于居易新奇飄
逸者不至于李白寒苦者不至于孟郊譎恠奇邁者
不至于賀牧商隱輩亦無足取者安能得名于世哉
故無諸子則不知有杜無杜則亦不知諸子各有得
焉長樂陳傅商老為人俊逸不就束縛能飲酒及書
畫加祐中已有文章名于士大夫間每于坐上引巨
觥取大醉有索詩者走筆立就不復留思至十餘篇
而後止其譎恠奇邁庶幾賀牧商隱輩間見風思飄
逸絕塵不可追及有謫仙之遺風雖然卒以其譎恠
不能俯就有司法度少年引試崇政下第流落南邦
遂老以死無令狐綯吳武陵為之地可勝悼哉其友
張洵仲時出詩集若干卷以序屬予故予因論唐人
之詩以明商老之才觀者考焉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序

講周禮序

天理之有盈虛人事之有邪正天下後世類不及此
務盈以邀凶邪以致亂夫誰不然先王之於愚衆吉
凶與之同患以義寓之數而告之以禍福之理於是
乎作易邪正與之同患以道寓之法而制之以上下
之分於是乎制禮三代之世皆有此書夏之易曰連
山商之易曰歸藏其道未全夏之禮則立忠商之禮
則立質其法未備夏商之君豈不能一日而預言之

邪適丁斯時人偽世習未足以全是道備是法耳故名易曰連山則象其顯諸仁名易曰歸藏則象其藏諸用仁所以闡幽建常能常而已未足以為易也智足以顯微適變能變而已未足以為易也仁智之道合則易之道至焉故吉凶與民同患至周然後易之書著禮以忠為心以質為體文則剛柔乎此者也故邪正與民同患至周然後禮之書著二書特言周者以辨夏商為耳二書之効使人知有消息之數吉凶之象則守謙以防虧作善以消譴知有上下之分高卑之勢則循理以避偽由義以歸正然後號令者順

而典謨之書行吟詠者樂而雅頌之詩作則圣人何俟於春秋哉二書之教不行然後三頌之次圣人以魯望周不可望也以商戒周不可戒也圣人始即書之後絕之以秦誓焉然則春秋安得而不作邪方今圣人立改造事追復成周之法五經之文始得先生臣儒訓而斧之分市儒林之官造成多士五經之教固有先後之序緩急之勢則周官之書豈可緩哉圣人以道寓之法法之中微妙存焉後世俗季止於區區之誦數溺其才識則此書以陰謀見待於或者何其不幸也

澶州講易序

在氣之先謂之太易亦非在氣之先也太且不得而名之曰易而已當其為太易也無聲也听之不聞無形也視之不見及其下而為渾淪也然後陰陽之氣天地之形乾健坤順之質在其中焉特未判耳易之道既降於此而有理者未有不判焉陽之氣于是上為乾之形天之質陰之氣于是下為坤之形地之質陰陽者易之物乾坤之道乾坤者陰陽之物天地之道聖人因易以統陰陽曰陰陽以統天地曰天地以統萬物以謂萬物吾之憂患不同乎萬物則与易相

忘矣其與之相忘也我忘易欤易忘我欤非敢知也然而易之道不得不下而為渾淪渾淪之理不得不判而為三才其判而為三才也則道即於象數矣象數之中事物並作而交至有求一人而後復焉則言意之表聖人安得而寄我哉謂夫所以生萬物者天成萬物者也鼓而作之者雷撓而化之者風燥之者火說之者澤潤之者水而終始之者艮萬物於是受其形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物以之生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物以之成其相生也以相繼其相反也以相治萬物于是受其數其受形也其體有動靜

其情有惡欲其氣有聚散其受數也其時有消息其事有吉凶其物有得喪是非利害形數之中其理備矣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取之可以致利通之可以遠害然而天下之愚衆莫之知焉以物累其形以形累其生以生累其德宜靜而動宜順而逆遂至違時悖理不能子數相為盈虛相為去來輕取禍惡者不可勝計也夫人之所以為賢者為其順性命之理而為不肯者逆之所以得福者為其順陰陽之數而得禍者逆之雖然逆之者豈其故哉數之始終理之隱顯彼之智不足以及之徒本入物以受其形五行以受

其數其本不明相与爭逐其未則憂虞悔吝不可勝計也然而愚衆莫之知者一偏於象數彼且為象數一偏者欲其定象以明萬物之理推數以觀其變奚可任哉盖夫不役於數者始可以立數不制於象者始可以取象圍數之所能窮範象之所可及者通乎晝夜之道乃能知之然而出乎象數之外者或曠數百歲未之有焉遠責天下之愚衆不為吉凶利害作其憂患是則難也伏羲文王書乎象數之外者也體易之道圣人既出於象數而體之則夫凶吉利害豈能為之患哉伏羲文王不能忘言棄象作為八卦揲

枯莖之草灼朽骨之龜以示天下後世者與民同患而已作易設卦與同患圣人豈求之他哉求之万物所本而生者耳於是卦乾以象天卦坤以象地卦震以象手雷卦巽以象乎風卦坎以象乎水卦離以象乎火卦艮以象乎山卦兌以象乎澤是非之理好惡之情八卦之中存焉万物之生也或者成之万物之成也或者變之長短多寡出入往來九六之中存焉象數既立又患天下莫能知其意者於是吉之以辭使之明其義教之以揲使之識其變明其義則不廢乎人事識其變則不廢乎天理致理而遠害猖狂妄

作者無所溺焉則易之為天下後世計者可謂仁矣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闡幽者易之仁也故夏曰連山者象其仁而言之也山者靜而生養乎物者也有仁之道焉微顯者易之智也故商曰歸藏者以其藏諸用而言之也夏主名于連山則不及乎易之智商至名于歸藏則不及乎易之道能闡能微能常能變然後易之道至焉故周曰周易言周所以別乎夏商言易所以統乎易道之仁智以仁闡幽以仁體常以智微顯以智盡變然後易之道至焉能常而已不足以為易也故變動不居者惡其不能變也能

變而已不足以為易也故剛柔不易者惡其不能常也蓋夫能常者止于靜止于有體而無用能變者止于動止于有容而無主不為體用主客所止者其易之謂乎無為而無不為以其不止于為故曰易無體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焉故曰生生之謂易惟其不為主客體用所主是故天地為體之時則易能為之用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為用之時則易能為之體故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謂之易者自其無乎不為言之謂之神者自其無乎不在言之謂之道者自其無乎不由言之

大人也真人也聖人也其猶三者之名欤大則名其業真則名其性聖則名其德然而一陰一陽之謂道則道不離乎數矣有方也或能制之有體也或能役之不離乎數尤在方體之中則制之役之者至矣然而有易與神此道所以不在天地之內亦非在天地之外或者烏得而物之哉或者不得而物之然後出乎方體之外者足以前民之用入乎方體之內者足以同民之患未始有窮烏然而陰陽也天地也乾坤也皆官于易聖人之卦乾坤也名之以陰陽故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象之以天地故曰乾為天坤為地

陰陽也天地也乾坤也卦爻之中備矣以其所自出者統而名之此書所以謂之易也禮至于法詩至于情書主于事易主于道聖人以禮道法以詩道情以書道事所以為天下後世計者如此足矣有言則道喪而聖人強言于易者蓋謂天下後世不得易之象以究萬物之理易之數以推天時之變易之辭以考人事之義則福狂妄作者淪溺于禍患可勝悼哉詩之和禮法之嚴蓋未暇及也得易之道然後可以達物情立政常遂制天下之法則孝者之于易當盡心焉免夫禍患非予望孝者之盡也

張舜元講易序

易之為道不出乎象數不足以為聖人以前民用不用乎象數不足以為天下以同民患是故聖人方其坐進乎道悅乎惚其中有物惚乎恍其中有象有物即有象有象即有數及其恍惚之象數者冥之真精相遇而為混沌然後二儀萬物五行四象皆存乎其間可以作易故惟聖人為能知象之所以立知數之所以起知言之所以默云知意之所以用捨以著得爻以爻得卦吉凶之兆禍福之證如響之聲如形之影可以善勝難以幸免蓋夫神易之在聖人入而反

一則形而上者与之為體出而應萬則形而下者与之為用惟象与数本于道行于神圣人取其無乎不為之易以濟民行以同民患乃命以為書為舜元讀易于山中輒自大悟以謂後世之孝易者類以臆論徒說義理第為虛言無補于事蓋夫圣人以前民用則何事乎為易不用乎象数則何以前民用于是範天地之化而得象圍天地之化而得数圣人言意本于爻卦象数本于神易舜元推于爻卦之變動禍福之兆休廢之理密与人事合如符節因民之言動而貳之以是非使之趨吉而背凶目民之向往而貳之以迷悟使之違惡而依善一氣之起滅五行之衰盛有常有幸或依或違使之知所避以幸而遂免使之知所修以常而獲報而彼未孝方用區々之說与人徒論人事雖執以歸竟無其實然則舜元之孝當与晋漢之高士议其優劣諸生其勤而承之不可失也

延平講論語序

言理則謂之論言義則謂之议莊子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弗論六合之内圣人論而弗议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议而弗辯蓋論則及理耳不足乎道议則

及義耳不足乎理然而方外之奇人道無問問無應
苟与物絕非聖人之所尚故孔子雖欲無言而不可
得焉不得已而言理以答孝者之問而已夫是之謂
論語故孔子之言義則存乎春秋言理則存乎論語
孔子之作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榮辱万世之善
惡不得不以論語則答孝者之問而已奚事乎議哉
嘗謂希夷者道易簡者理君子以理明道以義明理
言至于義去道加遠矣孔子之世師道既明異端者
服曲辨橫議不獲乘間故聖人之答問言理而足矣
言忠恕則貫道之類言孝悌則貫仁之類仁道之類

不可以勝用其歸則曰忠恕孝悌而已平居之時弟
子在側各言其志聖人觀其所受隨問而應中其才
性之弊處不須屢詰而詳說之然後直也豈特此哉
君子之教人使其聞者少思者多然後得者遠故孔
子之子弟子有所罕言有所不語兩端之詳一隅之
略隨其才性之上下而告之一言之微近而遠約而
詳思而得之足以導發其固有者不必多也弟子之
別有聞一而知二有聞一而知十者問伯夷而知聖
人問詩而知礼不足之冉求不說之季路亦不失為
賢者理不可叛故也論語之後子思之中庸孟子之

七篇最得其傳然而孟子之世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不明無足以直道者故孟子与其孝者辯或累數百言然後屈其說豈好辯哉不得已也夫孝聖人之道必自論語始論語之于道及理而足則予安敢為多言以意哉孝者思而盡之則予將同歸焉思不可怠也

圓石詩序

敏叔即郊塾之左得圓石如巨鼈狀下有雙巖上有羣峯峯嶠相臨歸嶧环合永嘉之鴈蕩建安之武夷入人清話中或資丹青之巧用為玕玩圓石开勢雖

得十一蓋其類也觀鄱陽張道陵洪涯先生各有孝道處安知雙巖非二人之所寄者邪寂寥中不知其幾千百歲敏叔一日刪夷刺斧然後洗滌而出之翼之以亭庵狀之以圖障声之歌詩而又傳于朝廷卿大夫相与比與称道其天巧凡百餘篇且羨敏叔他日謝功名捐朝紱还里閭已有所寓之勝境不及者衆矣命予序其所以歌詠圓石之意為之言曰一氣之化文于地者有形文于天者有象流形不同品物有類惟其所遇今天英偉之人恠竒之物所遇之異者也二者無意于所遇而造物者無情于所化然而

適然之數存乎其間升沉隱顯自有期會必俟當世
名人為之先後或飾之以文辭或授之以勢力然後
天下後世從而譽之曰是人之英偉者也是物之恠
奇者也邂逅名迹之所在覽者簡將疊而復舒遊者
馬已躍而再繫風節氣象在人耳目遣滯思而寫隱
憂与夫凡庸之類終不見稱于世相去非一間耳然
而當世名人一開口一牽手之賜其力豈可計哉諸
公之得此石尤得天下之奇才雖欲卷舌自默非其
情也亦豈能私二物而榮耀之哉宜列其詩于右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書

上黃學士書

道德之失其弊害法文章之失其弊害道世之為文
章者採撫襲蹈苟致文華文章之所自来者曾不及
知之則其害道也何可勝言哉論文章者謂氣之所
寓此固是也而氣之所以寓乎文章未有能言者嘗
謂氣之高下自夫學之遠近古人之學由心而見性
由性而見天由天而見道然後其志高明其氣剛大
出乎萬物之表我無物而交之物無我而引之故其

氣之來也本乎性天發乎德机而形見乎聲色声色不足寓之也一寓于文辭也與萬物之理相得于無窮與萬事之變相適于無常有如泉源自山之幽決為長江大河時于平流之中湧為洪濶驚湍出人不同意開悟其耳目然後滔々其東下豈非其志高明其氣剛大世氛俗趣不足以係累其靈臺者邪不然義理之感物何其愈有而不可盡也向之默也其氣復為至精今之言也其氣散為大和誦而思之則育天下之德奉而行之則集天下之事載道而之後世也雖發于名教中而自得之者其意未始有盡焉蓋文

生于性實而性實出乎誠心之虛一故其為文章也迹方而意圓迹實而意虛非才人之文也有道者之文耳嘗謂有道者之氣其充天元也歟當夫杳冥而未發也萬物之理含孕乎其中及其天行也葩華枝莖發出于草木好音幽情發出于禽鳥天理自現在人之視聽使人欣然愛之烏知其造之者邪然而春之華萬物也豈嘗用意于其間哉大和之氣其來遠矣性天高明空々無物隨所感寓發為辭章者無以異乎天元之華萬物也豈徒華之哉華之所以求其實焉非文其言也言理而文之耳其文者理則實存

焉以之思則育天下之德以之行則集天下之事無以異乎天元之實萬物也有是道者其孔子歟性與天道孔子寓乎文章者也人之學未能由心而見性由性而見天由天而見道則聖賢所以言者其誰得之哉是以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揚子曰子夏得其言矣未得其所言也未得其所言者其性與天道之所在歟聖人所傳其後子思得之子思所傳其後孟子得之是以中庸七篇其言自夫性天而寓之中而高約而詳源々其來不知其得之易也世習物累不能傷其氣而病其文則性與天道二

子見之矣二子之後李者失其傳焉其性無夫其心無官其志無君其氣無帥是以物々入而累之言辭之間徇物而用其氣短于氣者無才以運動之俗于氣者無德以高明之豪于氣者無道以虛靜之且夫率性而合之則有道克性而長之則有才德而彼方與物競者未足以見性則其氣特發于習間耳是以機娛調诙窮愁憂憤鄙俚陳日一祭于文辭及索其實用則其言廢矣荀卿司馬遷楊雄王通韓愈當斯文寂寥中特起而言焉更相著書以見于後世然而荀之文繁多豪縱聖人言而盡者荀至諂々而未之

得也文久而息節奏久而絕荀以殺詩書幽隱而無
說閉約而無解荀以非孟子彼不知約者所以為詳
無說乃實有說耳予常謂子游之學其後荀卿尊之
荀卿之後叛而為李斯聖人所以言者蓋自子游已
不及矣其後為荀卿之季豈足恠哉雖然荀以一言
殺詩書而李斯輒乘其說而禍之荀所謂暴其氣者
也遷之文採摭涉獵上下數千載間有才而富于李
者也無一以貫之疏略抵語未始有擇焉此其文也
其文之理乃至進姦雄以亂正羞貧賤以害義其志
之君不靜故也然而文章之体至雄而少全焉王通

曰其思苦其言艱其思不苦亦安得其所以為雄哉
惟其思苦此雄之氣所以泛性天之中來耳道德之
意多見于法言及其行也趨蹶于閭下此亦思苦之
不達歟有思焉不必苦而得之則于幽疑之間感忽
之際其理甚明視死生尤覺夢耳安得暴其氣哉王
通之文無道以虛靜之故僭聖人無才以運動之故
剽竊論語無足取者退之有才者之文耳其廢黜也
不知有命其取與也不知有義迹為道之大方喪於
此矣才華之可愛何足尚哉退之曰荀揚大醇而小
疵而予謂大疵而小醇者其退之歟無他世習物累

得以傷其氣而病其文耳。數子之聰明其失如此。鄙
俚陳旧一寫于文辭者可勝計哉。不必議也。故予觀
人之文章。竊知其為人。其人之可愛者。嘗曠數百歲
而莫之遇也。嘗欲深遠其氣。使夫世習物累不能輒
然。搖動于声色。有物感觸其虛。一然後肆筆而書之。
古意瀰漫。浩無津涯。則著為議論。風思飄逸。不可禁
止。則祭為歌詩。如春盛時。天理之中。萬物自動。縱筆
而書之。未嘗私一言焉。然後為得耳。雖然。不肖者有
志于此而未之到者也。其氣方當致養之時。而或為
事物相感。不能自禁。遂見于訓解序記之中。雜出于

歌詠。凡數萬言。未敢以望子思孟子。而鄙俚陳旧。一
祭于文辭者。僕所不願道也。輒書以為獻。

見呂叅政書

閩之奔進士。自歐陽詹始。詹始以才俊先鳴于溫陵。
其後文學之士起為天子元弼。當世名儒至今尤盛。
于天下。自詹倡之。嗚呼。南海之濱。去中國遠矣。士風
儒教。久在寂寥中。無振祭之者。詹于是時特起而鳴。
焉。是可尚也。雖然。詹以小才鳴。而和詹者。知為文辭
而已。今天有意于斯文。使閣下以道鳴。有堂然出于
腐儒中者。閣下實相之悟。好高者之空談。解好恠者

之弊行使之中而高約而詳不至泛然無所之適閤
下之力也天下之士求正其心以養其氣求大其氣
以高其聲韻泛公之後而和之閤之卒進士自唐始
而士之孝為有道者則自閤下始矣况其所倡非特
閤之人哉裳和公之鳴者惧其所養之或乖其聲高
下之不齊不能雍然在其後乃書其言求正于左右
裳之孝方其進之時昨日以為得而今日或自非去
之其心甚虛而能有所受閤下不以其不肯一賜德
言為之正焉則裳雖疲駑自當鞭其後不敢怠也逆
旅紙筆不能致莊苟與其來之意而略其為見之禮

則庶乎無罪也

薛州孝教授書

古今之士所受之性所存之心所行之義所尚之志
非昔高而今下也無有古今所謂大道無有高下所
謂大法自天子至于庶人自聖人至于愚下無不得
者何獨于今人而疑之哉然而古來之士德至貴物
至賤利至輕義至重方當獨善之時萬鍾之祿不易
于簞食百鎰之金不易于多文潭、之居無以異乎
華門甕牖之自適也窮而兼善于一鄉達而兼善于
天下立吾良貴故也非為乎負行吾素志故也非為

乎勢孔子之弟子有志于道無志于仕有如曾皙漆
雕開者聖人之所與顏淵閔子騫者聖人之所尚顏
淵閔子騫其德成矣然而無志于仕何也其意以謂
載質而出自有聖人在焉聖人仕矣吾屬何患于喪
乎宰我仕齊子夏仕魏子貢仕魯子路仕蒲衛寂然
無足慕者故天下無行多為家臣顏閔之徒下視區
區之仕不能賢于游夏季路之輩何必于仕哉嘗恠
先王之澤熄權利浸長之世諸子有能恬守順受以
道為樂語默以時未嘗失言去就在我未嘗失足豈
特聖人為之依歸乃至于是耶所樂雖非窮通必有

資乎窮者蓋有受道之質苟無助道之資奚暇行礼
義哉雖聖人無如之何矣故顏子雖貧尚有郭外之
田以備簞食仁者養生之計不死足矣無窮之欲世
之累烏能害我哉又况先王之盛世自有土田天下
孝士出則耕入則養居則孝揚子所謂古之孝者耕
且養其以此欤秦廢先王之制天下土田盡入兼并
之家士始為貧所窘自非獨行特立之士見取于世
尊之為師貴之為吏其餘孱弱或屈為屠沽或流為
商旅文人之門投書曳裾自荐其貧賤以道為貨患
不得之嘗有戚之態是故去就徇人憂樂逐物志

輕而利重揚子所謂秦之士也賤其以此歟雖然好古之士雖不如此而為身謀家計所困雖有漆雕開季路公西華之志及其成德然後幡然為伊尹者何可得哉此裳所以辞去左右慨然而西之意也

代上教官書

仁智之教欲其止乎善也其期之甚嚴則曰三年孝不至于穀不易得也欲其進乎善也其責之甚寬則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嗚呼四十五十而無聞焉不孝之過也三年孝不至于穀不就有道而正焉之過也不就有道而正焉雖幼而孝其能

賢于四十五十而有正者乎雖然四十而無聞聖人未即棄之尤可畏也至于四十而見惡焉然後棄之不足畏矣故後之廢孝者雖壯且老可以復其始孝者急于所止不至汗漫而無正然則聖人之教不亦仁且智乎某方少年時逆事于辭賦古人大全未之及知好孝之心時為生事奪去因循至今且四十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某之生也其性有天其心有神可以侔大虛物萬類不然廢天喪神而與彼萬類同役于化不亦賤乎中夜反側益驚無聞好孝之心復矣其中是故去家數千里求正于有道者方當

天子建孝舍延儒生置道德之師為之導祭其德性而某幸具負外舍以奉閤下之風教于此數月矣閤下不棄其愚不肖開道而進之不至于穀非某所患也雖然眷眷之懷尤有閤下之盛德嘗留私心欲其矯揉而成就之尚為可畏者皆出于門下此某所以來之意也

代上有位書

窮通晦明者天時之盈虛榮辱成敗者人事之得失然而楊子以侍君子晦斯光窒斯通則在天時者又何力之能為哉蓋謂天之有意于斯人也不可耳提

而進手援而上亦因乎人而已則君子者其天意之所寓歟有道而無位不能陰相天時有位而無道不能陽相人事位與道不相遇則天之所寄蓋已輕矣而今閤下有道以應物有位以行道何為而不可此世之學者所以欲侍下風少聽咳唾之餘以祭滯思閤下其可辭而却之廢天之所寓哉晦斯光窒斯通非所必也榮其辱使之不失為不仁成其敗使之不失為不智此其在我者耳閤下觀其志與之進可也

荅總長老書

得書示喻所稟中正有常不與世人相為流轉此即

清淨無染雖將迎無窮任緣自若是真有道者之教也敢不承聽嘗謂使佛生中國必不强其俗以西方聖人易地皆然何則道之本則一故也夫使學佛者知其道果不出于吾聖人教中則其奉佛也何事于恠其論佛也何事于抵為其不知孔子佛老之用殊途而同歸相悖于名迹間終日捕影而無所得鬼恠態度自取笑耳故近來學佛之士自公而趨焉必去其衣冠婦人女子自家而趨焉必去其首飾被童行服合掌屈膝環列長老坐側男女渾淆遺外形迹長老亦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學佛嗚呼為長者已行

邪道矣尚能為人乎哉雖名尊佛其實害之也夫佛之徒寓中國尤客之寄主人家耳行恠立異其家及鄰里必有忌憚猜疑而攻之者其理然也使人各忘己分上事迂徇其迹昧者以邀福誕者以邀名不自求佛于心異則恠：則駭密則瀆：則亂相觀之俗亂旁觀之俗駭于是乎毀生毀則排：則逐其勢必至于此然則今日之事佛者豈得不為佛患哉天能正心誠意以為天下則佛之道存焉其徒不知出此乃屈梁武以幸一時之光耀廢棄典禮遂亡天下而使後世君子罪梁以齋戒者其徒之過也今日孝士

大夫婦人女子從其徒遊者弊正類此夫佛無乎不在有道者之教必能各因其方各觀其分各從其學各隨其時而引之要之得其所歸而已使佛之教寓常行道中不見于立異欲害之者不得其間而攻之使中國之俗不失其徑以心會佛然後其道常崇而不可瀆常存而莫能廢此予有望于廣慧者也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書

見南京留守書

裳居延平時朝中有道之士声光南來而裳得之如醉夢中當兩餘秋晚有物冷然過之披拂其塵襟使之洒然以醒竟釋然而行起無復有滯思者是時閣下之風與焉嘗恨微賤不能自致于左右瞻望之懷慨然西飛蓋已久矣去年為浙江遊見孫公于霄上望之也嚴即之也溫窮之也遠使人欲得而侍之不欲去也及來睢陽又來閣下昔聞其風恨未及見今

見之矣暖然而為春肅然而為秋用流俗之煩襟祭
太虛之幽韻千里之俗長養成就不知其鼓舞之者
然則公之風其出于仁宅歟何其清和而肅靜也將
欲視其儀聽其倡導祭餘懷而新之乃書所著中庸
義解以贄于左右

代上時相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天下之人皆有是性天下
之性皆有是道然而常無心德以知之失之粗略嘗
無義命以行之失之畏懦于此數百歲矣蓋自周而
後天下之士流落于末學心閉而意實不能由性而

見道由心而見性有言非德有為非理人偽之中心
勞而日拙是故其志益微其氣益衰不能自振其勢
然也天意未喪斯文以付閭下能以身共罔存亡而
更立天下之法能以德與神出入而講明聖人之道
天下孝士久隨老宿而流落俄聞新美而亨奮得其
統序而孝之某偕天下之士受其賜者也所得之言
不過閭下之緒餘然時以類求之或有得焉且惧其
為智未至乎心徹為德未至乎智徹尚有私言者因
書以為獻周禮教職斐然成章或賜台覽亦見其性
分之所至耳

代上知郡書

古之君子務成天下之才性何其深厚也未可與知者其教之有仁術故不廢其才不可與言者其教之有智術故不棄其道不可與言者其心不歸其色不泛與之言道適足以瀆我以其瀆我而遂絕之是天

下之不可與言者果不可以化也亦烏用君子為哉天下之人皆有羞惡之心見喜于君子者尤人之所羞惡也聖人以人之羞惡為甚于此寓之教焉孔子之于孺悲是也愚者非無其才其心亦非不善所以無智特有物蔽之耳苟以其無智而拒之則吾之設

科也乃特為有智者設故有智者奚待吾言哉則教之為無智者設明矣是故君子有教無類來則進之耳孟子之于窮屨者是也然而在所拒者無常人拒人而求其變者非常教聖人蓋不幸有孺悲耳然而聖人不與之進豈遽然棄絕之無意于悲哉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有意于悲深矣嗚呼聖人君子造次不忘悟人子善仁智之心何其深厚也閭下之于孝者不與之進固是教也然而孝者之心非敢以為孺悲焉事上之分不能自嚴特其智不足以及此未足恠耳閭下有道素為孝者鄉往又有長民之位牧民之

地惟拒之求其變使民何望哉君子之教固多術也
孟子設科在閭下充宜尚者上則相天下則相君內
則成己外則成物無間其愚不肖一期而進之庶幾
其有革焉固其任也

代上監司書

先生始用六廉之法屬于治官之長貳作成羣才以
赴吾事繼有歲終之廢置三歲之誅賞以行六廉之
所弊其在造物者之制命欤陰有為善而得福為惡
而得禍不可罔也羣才之見作則充稟物之作於化
耳溫作之而生暑作之而壯涼作之而歛寒作之而

堅推而行之小大之材悅人以華利物以實隨其才
分各有成就若有賞陟之者未嘗中道而廢焉資質
不良或剝于飄風或搗于烈日或病于陰陽之厲氣
不足道也今天子出轉運使總領一路之屬吏六廉
而毀譽之和氣如春正色如煉奏曠一往與奪隨至
造物者之外輔耳顧不重歟某得官長溪幸與羣吏
趨走屬下一年于此矣竊以半生之年而老于區區
之下職沒世而無聞不獲少伸其志是可恥也日中
途嘗以六廉自鞭其後惟恐其不逮三歲之賞非敢
望也得借鐵釜之物隨其才分即秋而歛焉此亦造

物者之意耳

見陸直講書

自得之心斯有真樂得之于心以至無待于外而後
真樂至矣此樂之至不生于夷曠無所係着不以物
去而嘖物來而笑物之來去無常此樂湛然在耳雖
然此自成者樂其無待于外而已非至樂之盡也天
下其有求我者乎滿虛之中出為法言德行導發其
德性私淑其身吾不為也居在仁動在智始盡其樂
焉雖然至樂之盡存乎成物夫得物而成之有數存
焉愚嘗嘆仁智之君子其居至樂之盡者何其難得

而未及見也此者來京師望見天子之學形勢翼
翼吞并數舍高明爽塏人之氣又見天下之士接軫
而來促膝而共處富有千餘人襲衣博帶禮兒容易
壯人之志夫學者如此之盛久而學者之所寓如此
之觀美已有能感人者諸公于此為之出道德布言
教道發其才性肅然而師承之愚始望見李者與學
之所寓其目已明其志已壯由是而率首以望諸公
風儀德表使人慨然慕之非特自明志壯而已愚始
嘆至樂之盡不可易得而今諸公之才藝適會聖君
賢相留意于學者有天人之會為之師承而教育之難

疑荅問愈久而愈新切意諸公之樂夷然而生混然
以成若縱而不可荒若費而不可窮不以人之情有
好數而為樂之新故不以物之態有新故而為樂之
盛衰真樂之至也樂之盡諸公宜有之愚因言為樂
者有三而世人所謂富貴之樂者不足以語山水之
樂逸人所謂山水之樂者不足以語教育之樂富貴
之樂無志以外之謂之逐物山水之樂無道以寓之
謂之翫物逐物喪已翫物喪志非特志與已喪也其
樂亦已荒矣故富貴之樂極而疲潰之態生富貴之
樂去而窮苦之態生山水之樂盡而寂寥之態生非

富貴山水能使人窮苦寂寥也其所以樂富貴山水
者偽故爾外物之樂吾之內物兼有之世之人不務
內遊而務外觀乃至喪已與志而莫之悟焉良可悲
也夫富貴之樂在性之德有之山水之樂在性之理
有之富貴物之在外者固不足以交君子之內而山
水則外物之可樂者耳故君子之樂在道有時而即
山水者寓其樂而已雲山之阿烟江之湄豈必浩歌
遠引與人物絕乃獲其樂哉故山林之幽軒冕之榮
皆無足為諸公愛者其知而好之誠而樂之者教與
學耳豈復有加于我哉愚之來將與生求為真樂而

慕其樂之至者諸公之仁亦當除道以招之來開門以延之入垂手而援之上希夷之鄉獲列于執鞭者蓋其願也

與教官書

裳與閭下窮達異事睽遠良久無緣奉教懷想高義有如昔者獲侍下風而見之不勝眷：伏承朝廷增廣太學旁招多士菁：之莪期在中止擢用閭下為之宗師使與天下英才從事于道天性之樂何可勝言昔時送遊私心竊許于送者今日之用方次育才上副天子所以教孝之意下慰士議不可後也嘗謂

先王教養人才期之也遠責之也至待之也厚後世多喜教育之名而失其實養之不及先王之所教取之不及先王之所用區：之名無益于治昔時竊患道德不明而為之論道文章不純而為之說文患其不知先王所以建學之意而因為建孝記以寓其說輒以為獻嘗謂天下未始無本特作之者無其術耳方今聖主追復三代之教育費財以養費道以教費爵以取閭下適丁斯時而有教育之任四方之士聯轡而來小大之材請就矯操封名錄文以示至公月書季選以求至當如此之類是法而已以為公平是

求一人之公者也非公于衆人以為得真所長乎是
得一日之長者也非得其平生有是法矣必得作人
之術而行之然後其法不蔽于一曲苟無作人之術
恃法以得才則與場屋間何以異哉幸與不幸吾知
其不免矣作人才者其猶春工也牧靜非春工之事
也動之以風驚之以雷照之以清暢濯之以膏澤然
後句者出萌者達好音麗色可愛萬狀閤下之任泛
得天下之才而教育之有春工之事者恃法以得才
非士之所望常謂取之有疑于私而使物議以為公
焉斯善取士者也求諸齋衆則有一齋之秀者求諸
學衆則有一學之秀者求諸天下之士則有天下之
秀者致之以異制過之以殊禮表其文行以示于衆
作其好勝之情服賢樂善之心排發而志于季草剽
竊之文去奔競之行正偏蔽之道何憚而不為哉裳
為生事所累未即奉教嘗謂閤下才氣宜有為者一
季之事愚將略見其萬一故同鄧秀才行輒書所懷
以為季者之賀

代上教官書

天之分予萬物所欲者不可得而加所惡者不可得
而損而物之來不必迎其去不必將去來加損非人

所與貴賤窮通各于分于之中而安之莫不有遠焉
則僕于閣下可以相忘矣清冷之瀟翠微之麓有屋
數間可以避風而有田數畝可以具饘粥出則耕入
則養居則孝父母兄弟合并談笑有無涯之樂其自
為計不亦是乎不然束塵編之文違華髮之親山馳
水泛不遠數千里託于泛泛之逆旅數年如此矣其
自為計不亦誤乎竊謂天之介萬物其在外者有窮
達之時貴賤之位有多寡脩短之數相忘而無心相
失而無情固其理也而在我也其知有先後其德有
小大孝者非生而知之又當有志于大人而後已則

安得不求之人哉故愚者必求諸明有志者必求諸
有道然後達耳求諸一鄉無有也則求諸一國求諸
一國無有也則求諸天下其求而得之有以為已然
後能為親有以為親然後能為人則僕所以不遠數
千里者有是說焉閣下天使之任僕是說而與其求
者也不可忘僕尤僕之不可相忘也宜乎示之以德
容而使之化待之以誠意而與之間燕居之側時賜
高論開悟其視聽則僕之遊無憾矣



